

末世頑童：王思任的戲謔人生

張莉涓*

提要

王思任生活的時代，適逢明末東林與魏黨激烈紛爭之際。他潔身自愛，不僅拒絕加入黨爭，於官吏文士、塵世俗事、山水遊歷、行文賦詩更以諧謔縱恣、放達不羈的態度相對，終其一生，嘻笑怒罵，「為謔言、行謔事、敘謔文」，在晚明文壇上自成一格，獨拈一味。綜觀其詩文與時人與後世對他的評騭，此種諧謔風格之形成，既可追溯時代風貌與地域文化的薰陶，亦源於作者的文學涵養與詼諧個性，處於動盪的社會氛圍中不僅為一生存之道，更顯映晚明文人娛世樂眾的人生哲學。

關鍵詞：王思任、戲謔、諧謔、晚明、頑童

A Naughty Child in Apocalypse:

Wang Siren as a master of bantering

Abstract

The lifetime of Wang Siren (1572-1646) overlapped with the fierce factional struggle between Donglin literati and the clique of eunuch Wei Zhongxian in Late Ming. He not only steered clear of the factional struggle at court to preserve his moral integrity, but treated his official duties, trivial affairs, travels, and literary creation with an attitude of indulgently ridicule and unrestraint. He derided and scolded throughout his life, “talk banteringly, walk banteringly, write banteringly”, thus creating his own unique brand in late Ming literary field. Taken together from his poems and essays, and the evaluation of him by contemporaries and posterity, this bantering style was not only nurtured by the spirit of his time and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his birthplace, but originated from his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literary knowledge and humorous personality, thus becoming a survival method in a turbulent social atmosphere, and reflecting the “entertaining the universe” philosophy of life of a late Ming scholar-official.

Keywords: Wang Siren, parody, bantering, late Ming, a naughty child

一、前言

王思任，字季重，號遂東，晚號謔庵，浙江山陰（今紹興）人。生於明萬曆三年（1575），卒於清順治三年（1646），享年七十二歲。

出身於書香門第的王思任，少年英發，二十一歲即成進士，為時人所欽羨。但為人狂放，喜謔浪忤人，樹敵較多，因此仕宦不顯。先後任興平、當塗、青浦知縣，又遷袁州推官，擢刑部主事，轉工部，出為江西僉事。後隱居林下，遊歷南北，潛心著作以自娛。清順治二年（1645），清兵攻陷杭州，魯王監國駐紹興，授禮部侍郎兼詹事，後進禮部尚書。次年 6 月，清軍南下，紹興陷落，魯王亡走海上，王思任棄家遁入城南鳳林山中，自號「采薇子」。9 月，絕食而死。¹

王思任所處年代，為晚明舉世墮落之時，上位者昏聩不明，士人則躁動不安。明代中葉後，從王陽明提倡心學，至泰州學派王艮主張「百姓日用是道」的形而下論述，進而李卓吾闡揚「求真」的「童心說」，作為強化個體意識之核心，及公安三袁對獨抒性靈、表現自我的重視，使得晚明從一個禮教道學權威及傳統所構成的社會，逐漸轉變為著重個體生命、情欲和現實生活世界取向的時代。²晚明思潮的劇烈轉變，無形中也濡化了王思任的思想。他敢說敢為，敢怒敢罵，不畏強勢，不媚權貴，因而一生中入仕為官五十年，卻仕途偃蹇，三仕三黜。大半時間退居林

¹ 參考：(1) 俞曉紅，〈王思任序文說〉，《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 年 2 月，第 19 卷第 1 期，頁 48。(2) 李榮，〈淺談王思任序文的詩學思想〉，《安徽文學》，2010 年，第 10 期，頁 84。

² 參考：(1) 龔鵬程，《晚明思潮》（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8 月），頁 3。(2) 何淑亞，〈論李卓吾「童心說」與晚明思潮〉，《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2015 年，第 18 期，頁 69。

下，放浪山水，不為當道者所重用。因此，常於詩文中以諧謔手法來宣洩對現實的憤懣，藉此抒發內心的憂鬱情懷。

檢視明清文人所述王思任性格的相關詩文，以及王思任所述反映晚明時代的詩文，繞富諧謔縱恣、放達不羈的風味，多處豁顯其對官吏文士、塵世俗事無不以笑謔態度相對。由於他聰明絕世，出言靈巧，與人諧謔，肆無忌憚，因此樹敵招忌，而受無端之攻訐。王思任亦深知其害，故晚年自號「謔庵」，以示悔謔之意，並自我警惕。然一生謔浪如常，至死不渝。歷來相關論述，大體多就王思任的生平考述³、文學思想⁴、詩文創作觀⁵等主要面向加以探究。至於專門針對詩文的諧謔表現與頑童式的人生觀⁶，不免雪泥鴻爪，稍縱即逝，鮮少駐足觀照，深入剖析。因此本文嘗試追溯晚明的文學思潮與王思任詩文研究的相關論著，及其詼諧創作風貌和格調的藝術表現，觀照王思任的生活態度與詩文展現，檢視其如何「為謔言、行謔事、敘謔文」，呈示其獨特的、戲謔的生存之道與處世哲學。

二、「骨傲口不馴，觸眼遭時忌」的生活態度

談到王思任，最大特色就是他的「謔」。王思任在〈醉吟近草序〉中說：「沃土之民謔，瘠土之民忍。謔者不過身體口腹之有餘也，從身體口腹起見，而忍者已在心性之間矣。」⁷意在言外地點出忍之莫可奈何，苦

³ 如王惠磊，〈王思任生平考述〉，《溫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6月，第25卷第3期，頁69-73。

⁴ 例如：（1）金一平，〈王思任文學思想略論〉，《浙江社會科學》，1994年第3期，頁75-78。（2）尹恭弘，〈論王思任文學思想的時代意義〉，《文學遺產》，1995年第4期，頁82-90。（3）宋傳新，〈王思任文學思想述論〉，《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11月，第35卷第6期，頁62-64。（4）李榮，〈淺談王思任序文的詩學思想〉，《安徽文學》，2010年第10期，頁84-85。

⁵ 例如：（1）許麗雯，〈試論王思任的山水觀〉，《南昌教育學院學報》，2009年，第24卷第3期，頁10-12。（2）于溟躍，〈論王思任的詩文創作觀〉，《學術交流》，2019年6月，總第303期第6期，頁173-180。（3）董書研，〈王思任詩歌創作理論探微〉，《文化學刊》，2019年3月，第3期，頁245-246。（4）余悅、許麗雯，〈王思任的山水情結與審美感悟〉，《鄱陽湖學刊》，2010年第3期，頁92-97。

⁶ 例如：（1）孫瑞新，〈論王思任的謔〉，《湖南第一師範學報》，2007年3月，第7卷第3期，頁95-97。（2）李燦朝，〈筆悍而膽怒，眼俊而舌尖—王思任山水小品的審美解讀〉，《雲夢學刊》，第30卷第6期，2009年11月，頁96-99。

⁷ 〔明〕王思任著、任遠點校，《王季重十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頁49。

了自己，不如以「諛」應世，自娛娛人，笑劇比悲劇更能表現晚明人物所處的荒誕時代。⁸除此之外，他也認為「吾鄉姚人處瘠土」，但山陰一帶卻有不少諛浪狂傲之人（如徐文長、張岱），或許與地域文化有關連。越地自古民風彪悍，鬥智鬥勇，隱忍伺機，少有妥協，錚錚鐵骨中常裹以達觀樂天的處世性格⁹，這些都已成爲一種文化基因代代相傳。王思任生活的年代，適逢明末東林與閹黨激烈紛爭，江山易主之際。面臨國破家亡的他，拋開嚴肅批評，選擇諧諛達觀的方式以對，明知遭受忌恨，終其一生，仍以諛用事，「諛」成爲他身心安頓的萬靈丹，也是行文風格的重要體現。

（一）時代風貌與地域文化的薰染

作家的創作個性與具體的文學展現，總是在一定的時代社會生活與文化氛圍影響下而生成。儘管同一時代的不同作家在創作上各具特色，但由於他們同處於一定時代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條件下，浸潤於同時代的精神風貌、審美要求與文藝風尚，使得他們在展示獨特的個人風格時，往往亦透顯著某種共通的特性。此外，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理自然環境，不僅影響著此一民族之生存，尚規約著民族的風俗習性與審美情趣等人文環境，構成特有的地域文化。是故，作家的性格與文學創作，在時代風貌與地域環境之薰陶下，於不同面向體現著共同的風貌與格調。

山陰出產不少落拓奇磊之士，閱讀他們的文章，別有一番傲世的骨氣。他們與塵俗隔絕，冷眼旁觀世間人事，從而在明代，尤其是頹廢萎靡的晚明，展露他們鮮明的風格。明季山陰最具代表性的三個文人，前有徐渭（1521-1593，字文長，號田水月、天池山人、青藤道士），後有張岱（1597-1689，字宗子，又自石公，號陶庵），王思任居其中，但他可說是對徐文長的發揚，又直接影響張岱。¹⁰三位在年齡上雖有代差，然其精神氣質、美學思想和文學創作卻有明顯的相似性與傳承性。¹¹陸雲龍於《皇

⁸ 陳器文，〈傳統／反傳統的反思—明代文人的戲諛語境〉，《思想戰線》，2013年第6期第39卷，頁140。

⁹ 孫瑞新，〈論王思任的諛〉，《湖南第一師範學報》，2007年3月，第7卷第3期），頁95。

¹⁰ 費振鐘，〈墮落時代〉（臺北：立緒文化，2002年），頁91。

¹¹ 宋傳新，〈文化之鏈：徐渭、王思任與張岱〉，《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1月，第11卷第1期，頁49。

明十六家小品》序言中揭示：「鬼才疑賀，銛追利斧，大起蜀道之岩，則吾詡山陰徐文長，今之王季重。」¹²王雨謙〈西湖夢尋序〉評張岱詩猶如「徐文長之奇崛，王季重之雋穎。」¹³周作人在論述地域環境對作家文學創作的制約與影響時云：「浙江文人略早一點如徐文長，隨後有王季重、張宗子都是做那飄逸一派的詩文人物。」¹⁴各家說法有別，卻勾勒出三人的文學與文化傳承。

從王思任所存文獻，他與徐渭並未交往¹⁵，然王思任對徐渭的詩文、戲劇、書畫等卻有深入研究，如〈徐文長逸稿敘〉、〈題徐文長花竹手卷〉、〈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詞〉敘〉等，均給予極高的讚賞與評價。王思任與張岱的祖父張汝霖同是萬曆二十三年（1595）進士，二人又同屬紹興老鄉，故感情甚篤。張岱亦於〈公祭張益寓文〉、〈祭周戩伯文〉中記載與王思任的師徒淵源，更於〈王季重先生像贊〉中，稱其「孝友文章，當今第一」¹⁶。

細觀與徐渭、王思任和張岱言行相關的詩文，顯映出一脈相承的人文性格。〈徐文長傳〉言徐渭性格：「賤而情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眾處不浼，坦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不得其情也。」徐渭如此，王思任在〈感述〉詩中自稱：「骨傲口不馴，觸眼遭時忌。貶逐走東西，稍登忽抑替。」¹⁷生動形象地刻畫了畢生的寫照。而張岱來自仕宦家庭，生活優渥，少年喜遊山水，過著浪蕩、奢糜的聲色生活，其於〈自為墓誌銘〉云：「少為紈袴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嬖童，

¹² 〔明〕丁允和、陸雲龍編，《皇明十六家小品》（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7年），頁62-63。

¹³ 〔明〕張岱著、夏咸淳校點，《張岱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頁434。

¹⁴ 周作人，《談龍集》（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5月），頁13。

¹⁵ 原因有二：一來因兩人年齡差距大；另一方面，由於徐渭既「不得志於有司」，又「雅不與時調和」，因此他的作品在當時並未受到重視。直至袁宏道在陶望齡家中得「惡楮毛書，煙煤敗黑」的〈闕編〉一帙，「讀未數首，不覺驚躍」，始知「海內有文長先生」，並透過越中人士所提供的資料，為他寫下《徐文長傳》。徐渭的聲譽方從此遠播。參考宋傳新，〈文化之鏈：徐渭、王思任與張岱〉，《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1月，第11卷第1期，頁49-50。

¹⁶ 〔明〕張岱，《琅嬛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7月），頁195。

¹⁷ 〔明〕王思任著、任遠點校，《王季重十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頁386。

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¹⁸從內在精神而言，三人都存在著強烈的個性意識。生活在晚明專制的社會裡，受同鄉王陽明的心學濡染，與李卓吾童心說、公安三袁強調真性情的論述，無形間也催化與助長他們狂傲的性情的發揮，於是縱情肆恣，極盡物慾之樂，成為他們把自己從壓力中抽離出來的解藥。

（二）保土安民與摘伏發奸的實踐

王思任生於北京的一個醫宦世家，自幼聰穎，熟讀詩書。弱冠即中舉人，明年成進士。隨後奉旨成親，可謂「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羨煞不少時人。¹⁹然而王思任的仕途卻一生偃蹇不順，從而影響其生活態度與文學創作。

萬曆二十四年（1596），王思任當興平知縣。因家貧不能置備轎具，僅騎一驢赴任。到任即細察民情，發現興平邑民刁悍輕生，動輒自殘。於是頒布戒令，囑咐民眾自愛，不可毀傷身體髮膚。他又善決冤獄，明察秋毫。任職方三月，其母訃至，興平老婦哭泣挽留。後任太平當塗縣令。到任後，即發動民眾修築大堤田埂，深得民心。是時，礦監四出，擄掠錢財，所到之處民不聊生，奸盜橫行。若有敢阻撓開礦的官吏，或逮捕入獄，或遭消籍。大璫刑隆也奉命到當塗山開礦。²⁰王思任則以奇計，使其放棄此地。此事張岱於〈王謔庵先生傳〉中記載甚詳：

中書程守訓奏請開礦，與大璫刑隆同出京……守訓逗留瓜州，而賺璫先至……先生曰：「橫山為高皇帝鼎湖龍首，樵蘇且不敢，敢問開採乎？必須提請下部議方可。」璫曰：「如此利害，我竟入徽也。」先生耳語曰：「公無輕言入徽也。徽人大無狀，思甘心於公左右者甚眾，我謂公多備勁卒，以護公行。」璫大驚曰：「吾原不肯來，皆守訓賺我。」先生曰：「徽人恨守訓切骨，思磔其肉，而以骨飼狗，渠是以觀望瓜州，而賺公先入虎穴也。」璫曰：「公言是，我即回京，以公

¹⁸ [明]張岱，《琅嬛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7月），頁199。

¹⁹ 王惠磊，〈王思任生平考述〉，《溫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6月，第25卷第3期，頁69。

²⁰ 王惠磊，〈王思任生平考述〉，《溫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6月，第25卷第3期，頁69。

言父命矣。」當塗、徽州安堵如故，皆先生一諫之故也。²¹

開礦是萬曆年間的一項苛政，所至之處，民不聊生。王思任憑藉著膽識與機智，以諧謔戲諷主事者，巧妙地以明朝龍脈所在為由，將刑隆騙走，成功地保全自身生命，更解除當塗百姓無限災苦，獲得百姓擁戴。經由此事，揭示王思任的諧謔非徒逞口舌之快，而是真有所擔當。是故，張岱引王思任門人陸德先的話說：「先生之蒞官行政，摘伏發奸以及論文賦詩，無不以諫用事。」²²稱之。「以諫用事」雖是王思任個人行事風格，但能憑「一諫之力」，騙走作威作福的內監，保土安民，不受欺凌，卻是他的真功夫。細品王思任與當道者的對話，無不顯示出當道者的愚蠢無能，輕輕一挑撥，即能調弄權臣於股掌之間，何其可笑，何其可悲！

然而，在那個舉世昏聩的年代，越是富有才情，越容易遭到忌恨，這是古今歷史的借鑑。王思任兩次受人攻訐而受到重傷，「一受創於李三才，再受創於彭端吾」²³，因政見不合被李三才之輩打擊，更重要的是明朝萬曆之後黨同伐異的權力傾軋非常厲害，捲入黨爭的士大夫及文人最後往往淪為犧牲品，王思任當然無法倖免。但他仍然選擇以諧謔作為他的處世態度，努力維持「泰山崩於前，而不改於色」的從容，來保持個人節操與愛國精神的完整。²⁴

明末東林與魏黨激烈紛爭之際，他採取「君子群而不黨」的態度，未捲入黨派紛爭。在〈腳板贊〉中，自謂「不曾投刺于東林魏黨，乞食墻間，沽名井上。所以然者，腳底有文，腳心有骨。」²⁵儘管仕途蹭躅，依舊保持自我個性與原則。他有強烈的愛國意識，當阮大鍼、馬士英得勢欲賣國時，王思任給朋友的信中，寫得義憤填膺，感蕩激烈，他嘲諷馬、阮二人「盡草包，一搖鼓鬻賣官，一拿綽板唱曲子也。」²⁶在朝廷覆亡後，他向逃杭的太后上疏，請「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為誤國欺君之戒」²⁷；當馬士英敗走浙江，他痛斥馬士英大權在握而驕橫獨斷，

²¹ [明]張岱，《琅嬛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7月），頁194-195。

²² [明]張岱，《琅嬛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7月），頁194。

²³ [明]張岱，《琅嬛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7月），頁195。

²⁴ 費振鐘，《墮落時代》（臺北：立緒文化，2002年），頁94。

²⁵ [明]王思任，《文飯小品·腳板贊》（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5月），頁45。

²⁶ [明]王思任，《文飯小品·簡徐亮生》（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5月），頁21。

²⁷ [明]王思任，《文飯小品·王思任請斬馬士英疏》（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5月），

欺軍誤國，罪不可赦：「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措，強敵來則縮頸先逃」²⁸，不如「明水一盃，自刎以謝天下」²⁹，因為「夫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地」³⁰，並試圖阻止馬士英至紹。明末社稷淪陷，紹興城降清時，王思任「閉其門，大書曰『不降』」³¹。至城陷落，王思任「棄家入山，僅攜書一卷、棋一秤而已」³²，數月後絕食而死。在江山易主、名士紛降之際，王思任橫而不流，展現民族氣節與人格尊嚴，〈於忠肅墓〉詩云：「社稷留還我，頭顱擲與君。」³³顧炎武於〈廉恥〉中所言的「松柏後凋於歲寒」³⁴，可說是他愛國表現的最佳寫照。王思任由於身歷天崩地坼、王綱解紐之際，其過人膽識、強烈的民族精神，和堅貞不屈的操守，更顯突出。唐九經〈文飯小品序〉評價王思任：「先生之死，豈不皎皎與日月爭光！」³⁵可謂名副其實之讚嘆！

三、「筆悍而神清，膽怒而眼俊」的詩文展現

王思任在仕途屢起屢蹶，五十年內，強半林居。讀書遊歷之餘，致力於詩文創作，成就斐然。其小品文於晚明文壇上別樹一幟，他在〈心月軒稿敘〉自謂：「與公安、竟陵不同衣飯，各自保暖。」³⁶周作人認為：「他與徐渭、倪元璐、譚元春、劉侗，均不是一派，雖然也總是同一路，卻很不相同，他所獨有的特點大約可以說是『謔』吧？以談諧手法寫文章，到謔庵的境界，的確是大有成就，值得我輩讚嘆，不過這是降龍伏虎的手段，我們也萬弄弄不來。」³⁷道出了思任與公安、竟陵不同的風格之處就是他的「謔」。在山水遊記方面，更代表著他小品文的創作佳績。

頁 496。

²⁸ 〔明〕張岱，《琅嬛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7月），頁195。

²⁹ 〔明〕張岱，《琅嬛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7月），頁195。

³⁰ 〔明〕張岱，《琅嬛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7月），頁195。

³¹ 〔明〕張岱，《琅嬛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7月），頁196。

³² 〔明〕王思任，《文飯小品·唐九經序》（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5月），頁498。

³³ 〔明〕王思任，《文飯小品》（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5月），頁155。

³⁴ 〔清〕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4月），頁696。

³⁵ 〔明〕王思任，《文飯小品·唐九經序》（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5月），頁499。

³⁶ 〔明〕王思任著、任遠點校，《王季重十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頁61。

³⁷ 周作人，《夜讀抄·文飯小品》（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5月），頁202。

時人張岱評其〈游喚〉云：「筆悍而膽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摹，盡情刻畫。」³⁸陳繼儒亦云：「筆悍而神清，膽怒而眼俊。」³⁹正由於「筆悍」，故能言人所不能（敢）言，「時懦時壯，時嗔時喜，時笑時啼，時驚時怖，時呵時罵，時挺險而鬼，時蹈虛而仙。」⁴⁰由於「眼俊」，故能於日常生活中挖掘新鮮事，從而擁有獨特的審美體驗。

細觀王思任的作品，諧謔幽默、恣意通脫為其總體特色，亦為其獨特風格。由於性喜諧謔，因此特別重視中國文學詼諧、幽默的喜劇表現，王思任在〈夏叔夏先生文集序〉中說：

詩以窮工，書因愁著，定論乎？曰：非也。文章有懽喜一途，惟快士能取之。宋玉、蒙莊、司馬子長、陶元亮、子美、子瞻，吾家實甫，皆快士也。其所落筆，山水騰花，煙霞劃笑，即甚涕苦，憤歎之中必有調諧傴舞之意，蓋天稟原空，則塵粘自脫，即能解，快士不可多得矣。⁴¹

對王思任而言，具有喜劇意識的「快士」式作家，最「不可多得」，因為喜劇創作並不容易，關鍵在於創作者必須能「塵粘自脫」。換言之，創作者視察萬物，必先另具隻眼，不肯因循，落人窠臼，而後發言立論，自然新穎。如此一來，既能洞察人間宇宙人情學理，又能從容不迫出以詼諧。⁴²正因王思任對於喜劇創作的傾心與推崇，故而在許多文章談論它，更自我激勵無論生活或是創作，都應追求「懽喜」的情調。即便身處亂世、憤歎之中，仍應「調苦為甘」⁴³、「以不樂為樂」⁴⁴，以擺脫繁瑣的人事羈絆，獲得身心靈的寧靜安頓。

³⁸ [明]張岱，《琅嬛文集·王謔庵先生傳》（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7月），頁193。

³⁹ 胡紹棠選注，《陳眉公小品·王季重游喚序》（北京：新華書店，1996年8月），頁32。

⁴⁰ 胡紹棠選注，《陳眉公小品·王季重游喚序》（北京：新華書店，1996年8月），頁32。

⁴¹ [明]王思任著，任遠點校，《王季重十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頁94。

⁴² 林太乙編，《論幽默：語堂幽默文選》（臺北：聯經出版社，1994年10月），頁142-143。

⁴³ [明]王思任著，任遠點校，《王季重十種·楊冷然秀野堂集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頁26。

⁴⁴ [明]王思任著，任遠點校，《王季重十種·水署閒吟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頁80。

(一) 獨樹一幟的「悔謔」文類

現存王思任的著作，有《文飯小品》、《王季重十種》與《王季重雜著》，三書篇目同異共存，可互補參看。在王思任《文飯小品》⁴⁵中，文體眾多，收錄樂府、風雅什、歌行、賦、尺牘、表、序、引等文類，驚為天人的是，獨闢「悔謔」為一類，此為空前絕後之事。王思任為人詼諧滑稽，放達不羈，於官吏文士、塵世俗事、山水景觀、行文賦詩，無不以「笑謔」態度相對⁴⁶。張岱於〈王謔庵先生傳〉中說：

人方眈眈虎視，將下石先生，而先生對之調笑狎侮，謔浪如常，不肯少自貶損也。晚乃改號「謔庵」，刻《悔謔》以志己過，而逢人仍肆口談諧，虐毒益甚。⁴⁷

觀其晚年所作〈悔謔〉四十則，貌似悔過，實則誇耀，縱恣諧謔依舊如昔。當中記載許多日常生活趣事，如其中一則，言及某人有淫毒，幾位好友便斷章取義地套用孔子之說，在不同年歲階段，心境上會產生不同的人生體悟來嘲謔這位人士：

某子甲有淫毒，一友曰：「年已知命，何為爾？」一先生曰：「年固耳順也。」謔庵曰：「又從心。」⁴⁸

依孔子之說，年過五十，能體會天道自然變化；六十聞人所言，即知其言真偽；到了七十，凡言動視聽，都能安而行之，無不合乎道。此處謔庵卻通過莊嚴的儒家經典，反諷了此友因為「從心」，才「淫毒」，讓讀者不免會心一笑。又有一則，記載他拜訪多寶寺時，惡整一行腳僧的趣

⁴⁵ 王思任晚年擬將生平著作彙編為六十卷，取名為《文飯》，欲以文為飯，示不可一日或缺之意，後因國變未果。入清後，因其著作有對清朝的「狂悖」、「違礙」之語，幾乎全被列入禁毀書。其子因政治與財力之故，未能完成父志，僅編選《謔庵文飯小品》五卷，在順治十八年刊行。據蔣金德言，《文飯小品》目前所存無幾，僅有山東省圖書館藏的一部殘稿本，北京圖書館的第一、二次印本，魯迅圖書館的第三次印本，蔣金德即據此三種版本，重新校記，為今日的《文飯小品》。參見〔明〕王思任，《文飯小品》（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5月），蔣金德〈前言〉，頁6-9。

⁴⁶ 俞曉紅，〈王思任序文說〉，《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2月，第19卷第1期，頁48。

⁴⁷ 〔明〕張岱，《琅嬛文集·王謔庵先生傳》（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7月），頁195。

⁴⁸ 〔明〕王思任，《文飯小品·悔謔》（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5月），頁233。

事：

謔庵至茂陵，至多寶寺，一行腳僧瞑坐，受人投體不為動。謔庵詢主僧：「何得無禮？」主僧曰：「這師父打坐，能打到過去、未來。」謔庵曰：「看大號板子，再替他打個現在。」須臾，行腳遁無迹矣。⁴⁹

在多寶寺瞑坐的行腳僧，受人投擲身體竟不為所動，謔庵感到疑惑，便詢問主僧緣由。一逮到機會，謔庵即大顯身手，發揮調笑他人的長才。信口一言，加上繪聲繪影的動作，立即讓行腳僧逃得無影無蹤。

又如某則，提到瞿慕川來訪，有人告訴謔庵說：「慕川真是飽學」，謔庵便虧他：「怕是肚裡吃得多了。」⁵⁰或是有人想約王季重一同去掃徐文長的墓，規定當天大家須各賦一詩，謔庵捉鼻笑說：「倒又要他死一遭了！」⁵¹或是記錄自己在雪地中小便，玉汝倪太史正好在身旁，嘲笑他說：「此是惶恐。」謔庵一邊小便一邊自嘲：「還做忸怩。」⁵²言談中洋溢著幽默、詼諧、疏狂、風趣的姿態，深刻地體現於日常生活中，自始至終，一以貫之，可知他對諧謔精神是堅守到底，無怨無悔。

（二）新穎活脫的遣詞用句

王思任的詩文中，有許多善描神摹態，將人事物寫得栩栩如生、饒有風趣的作品。他十分讚賞李卓吾的為人與文章，稱其：

西方菩提，東方滑稽。劍起鶻落，刀霍牛飛。快如嚼藕，爽則哀梨。是非顛倒，罵笑以嘻。公之死生，《藏書》、《焚書》。⁵³

李卓吾嬉笑怒罵、爽快犀利的作風，在王思任身上作了無形的延伸。經過時代氛圍的薰染，形成他剛直悍怒又諧謔放達的性格。

王思任性喜遊歷，足跡遍及各地名山大川。他善觀能言，想像奇特，不僅擅描人事物，更是遊記撰寫高手。大自然的尋常之景，經過王思任

⁴⁹ [明]王思任，《文飯小品·悔謔》（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5月），頁231。

⁵⁰ [明]王思任，《文飯小品·悔謔》（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5月），頁230。

⁵¹ [明]王思任，《文飯小品·悔謔》（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5月），頁233。

⁵² [明]王思任，《文飯小品·悔謔》（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5月），頁234。

⁵³ [明]王思任，《文飯小品·題李卓吾小像贊》（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5月），頁42。

的生花妙筆，往往予人「陌生化」的強烈效果⁵⁴，如〈歷小洋記〉敘寫落日餘霞狀麗奇觀，描摹刻畫工膩細密：

由惡溪登括蒼，舟行一尺，水皆汗也。天為山欺，水求石放，至小洋而眼門一闢。吳閩仲送我，挈睿孺出船口，席坐引白，黃頭郎以棹歌贈之，低頭呼盧。俄而驚視，各大叫，始知顏色不在人間也。又不知天上某某名何色，姑以人間所有者仿佛圖之：落日含半規，如胭脂初從火出。溪西一帶山，俱以鸚綠鴉背青，上有猩紅雲五千尺，開一大洞，逗出縹天，映水如繡鋪赤瑪瑙。日益習，沙灘色如柔藍懈白，對岸沙則蘆花月影，忽忽不可辨識。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剪鵝毛霞，俱金黃錦荔，堆出兩朵雲，居然晶透葡萄紫也。又有夜嵐數層鬥起，如魚肚白，穿入出爐銀紅中，金光煜煜不定。⁵⁵

文章起筆即不凡，從惡溪至括蒼，路程雖不遠，卻「舟行一尺，水皆汗也。」將自然景物人格化，以一「汗」字，把行船之艱難，以至於每前進一步都必須付出艱辛的勞動，以汗水漂著船前進的神情意態躍然紙上，生動活潑。承敘山勢之高峻，直逼雲霄，使蒼天為之遜色。更驚人者為，水石相搏鬥，石竟占上風，以至於水不得央求石讓出一條生路，可見此溪險流湍急。繼敘抵達小洋之時，一行朋友「驚視，各大叫」，原來他們有幸目睹了小洋落日時分絢麗的晚霞，而發出情不自禁的讚嘆：「始知顏色不在人間也。」接續，作者以其「俊眼」與「悍筆」為我們彩繪那形象而生動的落日圖，如「落日含半規，如胭脂初從火出」、「猩紅雲五千尺，開一大洞，逗出縹天，映水如繡鋪赤瑪瑙」、「沙灘色如柔藍潔白」、「山俱老瓜皮色」等，描摹刻畫工膩細密，色彩斑斕，燦然入目。藉由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事物，將難以形容的景色鮮明唯妙唯肖地呈現目前，讓我們彷彿身臨其境，不僅感嘆大自然的造化神功，更讚嘆作者敏銳的觀察力、深厚的筆力，與精湛的敘寫技巧。

設想奇絕，是王思任遣詞用語的另一特質。如在〈華蓋〉中，摹寫連綿不絕、時強時弱的海雨：

⁵⁴ 李燦朝，〈筆悍而膽怒 眼俊而舌尖——王思任山水小品的審美解讀〉，《雲夢學刊》，2009年11月，第30卷第6期，頁96。

⁵⁵ 〔明〕王思任，《文飯小品》（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5月），頁283-284。

海雨在四五月間，如婦人之怒，易構而難解；又如少年無行子，盟在耳門，須臾翻覆。⁵⁶

將四、五月陰晴不定的海雨，與婦人、與少年的習性作生動傳神的比喻，新奇妥貼。或如〈游慧錫兩山記〉中生動刻畫了與山中賣酒婦的精采互動：

有婦折閱，意閑態遠，予樂過之。……至其酒，出淨磁，許先嘗論值。予丐冽者、清者，渠言燥點擇奉，吃甜酒尚可做人乎？冤家，值得一死。⁵⁷

一個是想買「冽者、清者」好酒的酒客，一個是善於經營與周旋的賣酒婦，兩者的言語舉動構成一幅平常而意趣橫生的生活小景。言詞俏皮活潑，透顯著純真好奇，展現自我快意的同時，亦增添文章生動的諧趣。或如游天姥山時，巧遇美婦人，興奮地說：「飯斑竹嶺，酒家胡當壚艷甚，桃花流水，胡麻正香，不意老山之中有此嫩婦。」⁵⁸或如形容雁蕩山是「造化小兒時所作者，事事俱糖擔中物，不然，則盤古前失存姓氏大人家劫灰未盡之花園耳。」⁵⁹又如〈呆道人吹笛引〉，先敘呆道人「善歡喜，善諧謔」，續引呆道人對「笛吹」詩妙處的參究，末處說：「余讀其自敘，如曼倩之自責，乃自譽也。道人乖極，那得呆！」⁶⁰故作豁然開朗之貌，來展現他寓謔於敘的高超技巧。敘而能謔，以謔出奇，從平常與細瑣處增添人生趣味，在王思任文中隨處可見，體現了文章生活化、個人化的風貌，顯映作者卓爾不群的藝術功力。

（三）任情率真的自我調侃

王思任除了戲謔、嘲笑天下可笑之人，更時時自我調侃，自我消解。他在〈謔庵自贊〉中自述天生性格即詼諧風趣、狂傲孤狷，自嘲自謔，

⁵⁶ 〔明〕王思任著，任遠點校，《王季重十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頁130。

⁵⁷ 〔明〕王思任，《文飯小品》（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5月），頁252。

⁵⁸ 〔明〕王思任著，任遠點校，《王季重十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頁110。

⁵⁹ 〔明〕王思任，《文飯小品》（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5月），頁300。

⁶⁰ 〔明〕王思任，《文飯小品》（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5月），頁57-58。

並以《三字經》、仄韻通押全篇，以打油詩的方式行文：

舌如風，笑一肚。要讀書，恨愚魯。半通今，半博古。友子瞻，師杜甫。酒不讓，棋堪賭。愛山水，怕官府。奉高堂，居樂土。遲起床，早閉戶。任天公，皆有數。不告貧，不訴苦。⁶¹

這是王思任的自畫像，以「真」貫「謔」，對自己的趣味個性與錚然骨氣，作了絕妙刻畫。他還仿大明律製作〈奕律〉四十條，又撰寫笑話〈悔謔〉四十則，均為自己日常生活中所經歷的真人真事實錄，令觀者絕倒。錢謙益說他「居官通脫自放，不事名檢，性好謔浪，居恆與狎客縱酒，談笑大噱。」⁶²陳繼儒稱其「璃晶四照，鋒鐸萬旋，口則滑稽，膽如瓠斗，吾驟交之，即甘北面。」正因他諧謔豪放的個性，使他具有「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⁶³的剛烈赴死之決心；亦有「老天何淚多，大滂小滴瀝。濕灶守空廡，嶠街聽萬屐。」更有〈游峰山記〉⁶⁴自我消解、調侃，將自己化身為動物，如猿猴、蝙蝠、壁虎、蝸牛等，與大自然融合唯一的詼諧風格。

王思任後來作〈屠叔田笑詞序〉，亦自道平生忍不住諧謔的原因：「日居月儲，堆堆積積，不覺胸中五岳墳起，欲嘆則氣短，欲罵則惡聲有限，欲哭則為其近於婦人，於是破涕為笑。」⁶⁵笑人者自笑⁶⁶，面對現實種種不悅，他選擇以任真率性、謔人謔己的態度處世，作一位「永不疲倦的尋樂者」。

（四）莊諧並用的語言雙關遊戲

王思任詩文湔滌塵秕，務臻險秀，嬉笑怒罵，無所顧忌，實乃境遇所致。作者正是透過這種手法來抒發他對現實的憤懣不平。⁶⁷張岱說他「聰

⁶¹ [明]王思任，《文飯小品·謔庵自贊》（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5月），頁46。

⁶²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王僉事司任》（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頁614。

⁶³ [明]王思任，《文飯小品·王思任上馬士英疏》（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5月），頁497。

⁶⁴ [明]王思任，《文飯小品》（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5月），頁320-321。

⁶⁵ [明]王思任，《文飯小品》（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5月），頁438。

⁶⁶ 費振鐘，《墮落時代》（上海：上海書店，2007年），頁77。

⁶⁷ [明]王思任著，任遠點校，《王季重十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任遠所作前言之評贊，頁2。

明絕世，出言靈巧，與人諧謔，矢口放言，略無忌憚」⁶⁸，同時記下他肆無忌憚的豐功偉業：

川黔總督蔡公敬夫，先生同年友也。以先生閑住在家，思以帷幄屈先生，檄先生至。至之日，宴先生於滕王閣。時日落霞生，先生謂公曰：「王勃〈滕王閣序〉，不意今日乃復應之。」公問故，先生笑曰：「落霞與孤鶩齊飛，今日正當落霞，而年兄眇一目，孤鶩（孤目）齊飛殆為年兄道也。」公面赭及頸，先生知其意，襜被而行。⁶⁹

依循常理，王思任與蔡敬夫是同科好友，況且蔡敬夫又邀他入幕，王思任如是尖酸刻薄、矢口無忌，實不近人情。從王思任自傳可知，他二十歲舉於鄉，第二年又中進士，「房書出，一時紙貴洛陽。士林學究以至村塾頑童，無不口誦先生之文。」⁷⁰如是曠世奇才，而今竟流落在鄉，要他屈身作同科好友的幕客，士可忍孰不可忍，心理如何快活？故藉此惡作劇一回，以洩心中不平之氣。此種諧謔所導致的滿足，正好符合弗洛伊德所言「傾向性詼諧」中的「攻擊性詼諧」。從心理學角度來看，「如果我們通過使用相同的或類似的語詞把詼諧從一個概念範圍轉到另一個無關的概念範圍時，能夠體驗到一種明顯的快樂，我們可以正確推論出，這種快樂來自心理消耗的節省。通過一語詞相互聯繫在一起的這兩組概念相距越遠，這種『短路』所產生的詼諧快樂亦越強烈。」⁷¹面對蔡敬夫的崇高地位、財富，王思任自覺受挫與受辱，欲以另一種侮辱來釋放內心的壓抑。他所使用的方式，即是聚焦於語詞的語音上，透過語詞的玩弄（孤鶩→孤目），取代它與事物表現關係而產生的含義。透過諧音雙關的幸災樂禍，王思任成功地揶揄了蔡敬夫，讓人窘態百出而笑不自禁。

於行文的字裡行間製造語言雙關遊戲，是王思任的專長，亦與他諧謔的個性相結合，從而使他的文章蘊含無限的樂趣。如〈徐伯鷹天目游詩紀序〉，便是諧謔與雅趣揉合成的妙文。「天目」本為山名，而作者卻以此雙關為「人目」，文曰：

⁶⁸ [明]張岱，《琅嬛文集·王謔庵先生傳》（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7月），頁193。

⁶⁹ [明]張岱，《琅嬛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7月），頁193-194。

⁷⁰ [明]張岱，《琅嬛文集·王謔庵先生傳》（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7月），頁193。

⁷¹ 弗洛伊德，《詼諧與潛意識的關係》（臺北：胡桃木文化，2007年2月），頁176-178。

嘗欲佞吾目，每歲見一絕代麗人，每月見一種異書，每日見幾處山水，逢阿堵舉卻，遇紗帽則逃入深竹，如此則目著吾面不辱也。

徐伯鷹鐵脊萬丈，突中時魔，大轟出鎮，短後削歸，絕無衿拂之意。每至我草亭談諧索酒，玄對會稽千萬峯，輒半晌癡去。無何伯鷹出走，兩月不晤。忽從天目言旋，以紀繪其像，以詩繡其神。吾讀之，若瀑落冰壺，若霞飛鶴背，若半夜招提，妙香清楚，夢魂猶冷，若坐我於老巖古壁之下，嚼梅蕊，嗅雪蘭，時有山鳥贈舌，又若松風溪月，謾謾溶溶也。伯鷹曰：「色易衰，書易倦，無斃無妬，世間惟山水。吾偶思天目，即抽脛詣之，以雨濛故，僅放隻眼。」嗟呼！造物何常，人心不足，使當日生人之初，增設四眼，盡如蒼頡，猶以為未供其觀也；使人人而皆隻眼，與玉壘分面稱孤，則亦相安無越思矣。伯鷹曰：「然吾第欲還我雙眼，所願一眼如天，一眼如海。」問曰：「何需恁底睜大？」曰：「不但看山水，亦看伊也。」⁷²

開頭不說徐伯鷹與天目山，卻破題先說要諂媚自己的雙眼，必須每歲賞佳人，每月讀異書，每日游山水，逃避金錢，遠離官勢，如是，眼睛才不覺受辱。接續言徐伯鷹形貌往事及其遊詩，爾後敘其語：「容貌易衰馳，讀書易倦怠，世間惟有山水，才能讓人不厭倦不忌妒啊！」故而願放眼觀賞山水秀色，又因「雨濛」，徐伯鷹「僅放隻眼」。王思任借題發揮，故作歎息，以為「人心不足」，轉出奇幻想像，「使當日生人之初，增設四眼……猶以為未供其觀，使人人而皆隻眼，則亦相安無越思矣。」此為作者刻意玩奇弄險，旨在引出下面徐伯鷹的驚人妙語：「然吾第欲還我雙眼，所願一眼如天，一眼如海。」問他為何要將雙眼睜如是大？原來是為「不但看山水，亦看伊也。」由山名「天目」逗引出「人目」如「天」如「海」，不僅開「天眼」以觀山水，並賞愛觀山水之人，在與友人的彼此戲謔中，將「天目」二字作了詞義雙關，與題意相輝映，語勢雖誇張，然文字卻在起承轉合之際，橫生出諸多情趣與深意來。

其餘如〈悔謔〉，亦記載諸多語言雙關之例，如其中一則，記錄一名傲氣十足的刺史生，以己詩質問謔庵能與哪位古人相媲美：

⁷² [明]王思任，《文飯小品》（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5月），頁421。

某刺史傲甚，詩質謔庵：「方古人何等？」謔庵曰：「大約淵明風味。」喜而問答者再矣。一日，留謔庵鷄黍，只存賓主，曰：「吾子素強，何至淵明佞我？」謔庵起席，耳語之曰：「老先生，詩有些陶（洵）氣。」⁷³

此人聞謔庵以淵明奉承他，聞之大喜，然半信半疑，便趁某日留謔庵吃飯時，問及此事，才知自己被戲謔調笑了！

又如某回，王思任弔唁某氏，孝子癡立不哭，客出，偷偷告訴思任說：「今日孝子恭而無禮，哀而不傷。」季重引用《詩經·大雅·既醉》回應：「還是『孝子不匱（跪），永錫（惜）爾類（淚）。』」⁷⁴寓雅於俗，讓人莞爾一笑。王思任與人謔笑，肆口而出，毫無顧忌，在達官貴人面前亦復如此。莊諧並用的行文風格，相容無間，不僅呈現其頑而好叛的戲謔本色，更是他獨特的真情流露，與調劑生活的重要處方箋。

四、結語

王思任爲人，「膽怒舌尖」；爲文，「筆悍神清」。居亂世而面不改於色，傲視當世，處官爲政、行事作風、山水遊記、論文賦詩，均以戲謔爲之。因此，與他相關的詩文，莫不呈現詼諧、風趣、幽默的風格。他的戲謔，既有個人性格氣質與地域文化的因素，也與整個時代的風習相關。王思任雖然性喜謔浪忤人，卻非徒逞口舌，在他仕宦期間，摘伏發奸，保土安民，獲得了百姓的愛戴。在行文方面，他自創「悔謔」爲一文類，欲以自我警惕，實則自褒，記錄了日常生活戲謔他人的瘋狂事蹟。除了調笑他人，他更擅長自我嘲謔，玩弄語言文字遊戲，達到莊諧並出的逗趣笑果，充分發揮、張揚了他獨特的創作個性。

從晚明的社會文化背景來看，調笑世情的方式已蔚然成風。明代的笑話書籍很多，王利器輯錄《歷代笑話集》、《歷代笑話續集》二書，收集了歷代的笑話 70 多種，屬於明代的，有耿定向《權子》，李贄《山中一夕話》，陸灼《艾子後語》，姚旅《露書》，劉元卿《應諧錄》，徐渭《諧史》，郭子章《諧語》，浮白齋主人《雅學》，浮白主人《笑林》，張夷令《迂仙別記》，郎瑛《七修類稿》，江盈科《坦言》、《雪濤小說》、《雪濤

⁷³ [明]王思任，《文飯小品·悔謔》（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5月），頁233-234。

⁷⁴ [明]王思任，《文飯小品·悔謔》（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5月），頁227。

諧史》，鬱履行《謔浪》，鐘惺《諧叢》，趙南星《笑贊》，潘游龍《笑禪錄》，馮夢龍《笑府》、《廣笑府》、《古今譚概》，醉月子《精選雅笑》，陳眉公《時興笑話》，樂天大笑生《解慍編》等 24 部笑話書，可見當時的戲謔之風之盛⁷⁵。笑話書之外，小說類如神魔小說《西遊記》，亦充滿詼諧和幽默，因此胡適於《西遊記考證》中說：「《西遊記》所以能成為世界的一部絕大神話小說，正因為《西遊記》裏種種神話都帶著一點詼諧意味，能使人開口一笑，這一笑就把那神話『人化』過了。」又：「這種詼諧的裏面含有一種尖刻的玩世主義。《西遊記》的文學價值正在這裡。」⁷⁶神魔小說是如此，世情小說《金瓶梅》也具有喜劇化傾向，對不少人物都給予了揶揄和嘲弄。戲劇創作中的《一文錢》、《東郭記》、《南柯記》、《邯鄲記》等，也充滿了喜劇化的處理。⁷⁷由是可見，人們的精神面貌已發生相當的轉變，笑謔逐漸成為文人調劑身心的必需品，更滲入到庶民生活，顯映出意識形態深刻的轉變。

身處動盪的晚明社會氛圍中，在充滿時代特色的文學與思想潮流的推波助瀾下，王思任有效地總結與昇華，以其特有的頑童性格處世與創作，在晚明文壇上自成一格，獨拈一味。此種遊戲人間的處世態度，不僅為一生存之道，亦呈示晚明文人娛世樂眾的人生哲學。

參考書目

一、專書

(一) 民國前

1. [明] 王思任，《文飯小品》，長沙：岳麓書社，1989 年 5 月。
2. [明] 王思任著、任遠點校，《王季重十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年 1 月。
3. [明] 張岱，《琅嬛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85 年 7 月。
4. [明] 張岱著、夏咸淳校點，《張岱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5 月。
5. [清]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

⁷⁵ 孫瑞新，〈論王思任的謔〉（《湖南第一師範學報》，2007 年 3 月，第 7 卷第 3 期），頁 97。

⁷⁶ 胡適，《西遊記考證》（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 年 5 月），頁 72、75。

⁷⁷ 尹恭弘，〈論王思任思想的時代意義〉，《文學遺產》，1995 年第 3 期，頁 86。

6. 〔明〕丁允和、陸雲龍編，《皇明十六家小品》，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7 年。
7. 〔清〕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20 年 4 月。

（二）民國後

1. 周作人，《談龍集》（臺北：里仁書局，1982 年 5 月）。
2. 胡適，《西遊記考證》（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 年 5 月）。
3. 林太乙編，《論幽默：語堂幽默文選》（臺北：聯經出版社，1994 年 10 月）。
4. 胡紹棠選注，《陳眉公小品》（北京：新華書店，1996 年 8 月）。
5. 費振鐘，《墮落時代》（臺北：立緒文化，2002 年）。
6. 龔鵬程，《晚明思潮》（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8 月）。
7. 弗洛伊德，《詼諧與潛意識的關係》（臺北：胡桃木文化，2007 年 2 月）。

二、期刊論文

1. 尹恭弘，〈論王思任思想的時代意義〉，《文學遺產》，1995 年第 3 期。
2. 俞曉紅，〈王思任序文說〉，《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 年 2 月，第 19 卷第 1 期。
3. 王惠磊，〈王思任生平考述〉，《溫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年 6 月，第 25 卷第 3 期。
4. 宋傳新，〈文化之鏈：徐渭、王思任與張岱〉，《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 年 1 月，第 11 卷第 1 期。
5. 孫瑞新，〈論王思任的諺〉，《湖南第一師範學報》，2007 年 3 月，第 7 卷第 3 期。
6. 李燦朝，〈筆悍而膽怒，眼俊而舌尖—王思任山水小品的審美解讀〉，《雲夢學刊》，2009 年 11 月，第 30 卷第 6 期。
7. 李榮，〈淺談王思任序文的詩學思想〉，《安徽文學》，2010 年，第 10 期。
8. 陳器文，〈傳統 / 反傳統的反思—明代文人的戲謔語境〉，《思想戰線》，2013 年第 6 期第 39 卷。
9. 何淑亞，〈論李卓吾「童心說」與晚明思潮〉，《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2015 年，第 18 期。